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繪芳錄  
第七十二回 俏細君深幸產麟兒 薄命妾增光空鳳詒

卻說陳小儒自伯青，二郎動身去後，惟日與王蘭，梅仙，五官等人盤桓。梅仙又有祝府內的事務在身，到忙的時節，每月倒有半月在祝府居住。小儒只有暇時和王蘭清談，或到叢桂山莊看五官作畫。晚間回後，都在方夫人房內閒話半會。方夫人見紅雯如今各事謙和，究竟是多年主婢，早將前情丟開。蘭姑見方夫人如此，分外無話。凡小儒到他房內，他總再三勸小儒，到紅雯房中去。小儒自去歲在留春館前，竊聽紅雯對月訴苦後，又重新憐惜他起來。現在紅雯已有了七個月身孕，漸漸疏懶怕動。蘭姑回明了方夫人，吩咐外面傳進成衣，縫做小兒各式衣物。方夫人又親至紅雯房中來過幾次，叫他早晚不必出來請安，均宜保養胎氣要緊，只要生下一男半女，你就終身有靠。蘭姑，洛珠更不必說，替換著在他房內，和他說笑解悶。

光陰迅速，早已新秋，天氣尚熱。一夕，小儒與紅雯在院落內乘涼，偶然說到雙喜的話。紅雯不禁觸起舊情，止不住傷心淚下。小儒忙用手帕代他拭淚道：「你又發癡了。雙喜此刻嫁了阿瑤，他們一夫一婦，很快活呢！那裡還記得起你這主兒。你又何苦來，因他傷心。上午那四盞水玻璃燈，點起來又明亮又無蚊蟲，今年沒見你叫點過，明兒取出來點著，倒很有趣。」

小儒又挨近身旁道：「此時該有露水，別要今夜多坐一刻，早間又叫渾身痛了，進房去罷。」不意紅雯益發嗚咽起來道：「你不要和我七搭八搭的歪纏。想我自幼服侍太太，蒙太太十分優待。後來收了房，又蒙你格外體恤。我自問猶有什麼不足的處在麼？我大不該要想在這府中出人頭地，施展手段。又被雙喜那浪貨鬧出事來，累得我幾次三番受太太訓斥，合府人等沒一個不笑話我。而今雙喜倒嫁了阿瑤，既遂了他們心願，又離了這府內，隨人怎麼說笑，也傳不到他們耳朵內。惟有我這苦命，除死方休。現在饒不著還有人背地裡論長道短，你當我不知道麼？最傷心是雙喜去後，換了六兒同這個老媽媽來，一切呼應不靈。他們欺我失勢也還罷了。你這位爺也同我冷落下來。人見你冷落，格外欺我。你也是顆人心，總要自家想想，人到失勢的時候，不是好意的。無非走錯了一步路，自家心中未嘗不自怨自悔。譬如一件東西，既爬到高枝上，又跌了下來，可好受麼？若果真是我的知己，就該體貼出失勢的人的衷曲，須當變著方法兒替他慰解。那失勢的人，不知怎生感激呢！太太教訓我，是不敢恨的，原是我做錯了，又惹太太生氣。可知起先太太最疼我的，就是親生女兒有了過犯，父母也要教訓。我把太太當著親生父母，心內也沒有事了。可恨你平空的和我別氣，連我這房裡都懶得來了。我只問你一句話，我可曾做出些什麼來？不過沒有防範著雙喜，這是我的錯處。你沒見人家三房五房小婆子，終日養著漢子，正主兒一絲兒總不曉得，還將他們當寶貝似的看待呢！那裡知道絕大的一頂綠頭巾，早經帶上了。我沒有負累了你，饒不著你尚同我生氣，倘然做出一半點干係事來，還想在這府裡為人麼？久經倒要問成剛罪了。這府裡上下人等，只有轟姨奶奶是今好人。他最知人的甘苦，一天倒有大半天在我房裡。又背後勸我多少，說人在世上走錯不得路。『明明錯了一半兒，人家就說離開十丈了。你切不可過於傷悲，日久總要見人心的。即如我到京裡去，若不是我主意拿得定，竟被他們踹下頭去，還能過日子麼？再不然有點什麼錯事，益發要受他們作踐了。』我聽了他這番話，才心內好受了些。我難道不如轟姨奶奶麼？不過自家不大謹慎，因雙喜的這件事，帶累下來。你今日還要提什麼雙喜單喜，我從今也知道爺的心是鐵的，爺的耳朵是棉花做的。我若不因肚內有個冤家，猶癡心妄想生下個男孩子來，日後好代苦命的生母掙口氣，我久已不在世間了。」說著，便掩面悲啼，淚如泉湧。

小儒被紅雯一番話，說的滿面緋紅。再見他哭得淚人一般，好似帶雨海棠，臨風欲折，便陪著笑道：「我原是同你閒談的，怎麼倒引起你的愁煩。我從此再不提『雙喜』兩個字，也沒的說了。若說我同你別氣，不來睬你，真正冤屈。彼時太太正在盛怒之際，連奶奶從旁勸說總要碰下釘子來，可想我更不能代你分割。若是常到你房裡去，太太必然又有話說。那倒不是來替你寬慰，倒是代你加緊箍兒了。太太平日為你人該盡知，沒有氣的時節什麼兒都好說，一生了氣饒你說破石頭他總不信，再要逆了他，可以一世解不開呢！而今太太待你又好了，我亦未嘗和你不好。你今兒這些話，也怪不得你說。未免其中有些過於冤枉我的所在，也不須說了，總是我不好，不該心是鐵的，耳朵是棉花的。從此棉花做心，鐵做耳朵，可好不好？」說著，立起深深打了一躬，又認了無數不是。

紅雯方慢慢止住悲聲，掉轉身望著小儒，狠狠的瞅了一眼，又長長的倒抽了一口氣，推開小儒道：「你不用和我假意虛情的了。沒見我身上，小衫總汗濕了半邊，此刻心內怪熱的受不得。」小儒忙道：「叫六兒取盆水來，你澆抹著罷。好涼一會兒睡去。」紅雯點點頭，六兒早取了水來，服侍紅雯將上衣衣服解開，澆抹了一番，又替他通了頭，挽起雲髻。六兒復轉身取柄蕉扇，立在紅雯身後，輕輕的扇了幾下。紅雯便吩咐六兒去睡，自己亦起身進房。小儒待他睡下，方才安息。

將至四更天氣，紅雯一覺睡醒，不禁失聲叫痛。驚醒小儒，忙坐起身詢問，紅雯道：「我此時腹中猶如刀絞一般，多分冤家要離身了。你可叫六兒起來。」小儒趕著披衣下牀，開了門，先將六兒叫起進房來伺候。隨即匆匆的開了耳門，到方夫人這邊，說知此事。方夫人聞說，亦急急的起身道：「你別要在這裡發呆，快到外邊吩咐喚穩婆去。」一語提醒，小儒也不要人跟隨，自己取了手燈，飛風出外。此時合府內外人等，皆得了信。小儒叫過一名家丁，預備小轎，去接穩婆。又吩咐各處神前點齊香燭。眾家丁答應，分頭去了。

內裡靜儀、洛珠以及巴氏人等，俱走了過來，烏壓壓的擠滿一地。少頃，穩婆已到，服侍紅雯上盆。未交半個時辰，小兒落地。穩婆道：「恭喜太太，姨奶奶添的是位公子。」房內人眾均上來給方夫人道喜。此時天色已明，外邊王蘭等人，亦趕著小儒道賀，小儒歡喜異常。內裡方夫人邀請靜儀等人，到自己房內坐下。

單有洛珠一人在房，低低的笑道：「恭喜你添了少爺，將來後福無窮，從今可有了指望了。」紅雯微微睜開雙睛，笑了聲道：「多謝姨奶奶金言。一點點血泡子，算得什麼，不知將來是何結局，那裡就有指望。不過在這門裡生下個兒子，可以稍望出頭。我這兩年罪也受盡，若是有血氣的人，久經死了。其所以留戀者，不過指望生下或男或女，即可死心。」說到此間，不由得眼圈兒一紅，掉下淚來。洛珠忙道：「這又何苦來呢！今日是你的喜事，切莫傷心。我也去了，你養息著罷，產後最忌的勞神生氣。」紅雯道：「承你關切，待我滿了月，親來叩謝。」洛珠連稱豈敢，遂起身出外。

隨後蘭姑也來坐了半會，紅雯提起前情，復又悲傷。蘭姑著實安慰了一番，方回方夫人房中。見左右無人，便道：「我看紅雯妹妹，產後甚為虛弱，明日須要叫老爺請個醫家來看看才是。還有件事，要求太太恩典。妹妹為人，太太是深知的，一味好強爭勝，不肯讓人。上次因雙喜的事，他背後甚為懊悔不及，無如木已成舟，萬難挽回。那一股悶氣鬱在心頭，怎生消散。有時提起來，還咬牙切齒的痛恨。只是太太明見，生來好強的人，平空跌了下來；他素昔又口角尖利，人總不喜歡他，難得有個把柄，縱不好當面嘲笑，那裡背後沒有一言半語。沒說他自家聽見，就是我們聽得，也覺慚愧。所以他逐日的閒氣受在肚內，早已成了病症，又怕人笑他，遇事總強打精神的去乾，未免一日累似一日。我久經知道，『沒有敢在太太跟前說。太太不信，問轟姨奶奶就明白了。如今又在產後，血氣衰弱，再加的氣苦，那可不是要的。適才我在他房內，見他很有兩分病。與他說說，好解著悶兒，他又尋出多少傷心的話來，說不過總為的前次根由。雖說太太而今待他照常一樣，總怕人家看不上他。我倒想了個萬全的法則在此，須要請太太作主，老爺自然行的。前年我有了森哥兒，蒙老爺太太恩典，代我請下誥封。那時，妹妹就羨慕的了不得。現今他已生下哥兒，太太也照例請分誥封與他，可以一喜歡病即好了。太太縱不可憐妹妹，太太還看哥兒分上。」

方夫人聽說，點頭道：「你的心事，我已盡知，不須細說。紅雯敵若不喜歡他，也不勸老爺收房。無奈他太鬧的不成說話，連我總不放在眼裡，我才申飭他的。目下我看他甚為愧悔，又生了哥兒，我亦沒有兩樣心看待。少停我同老爺說，叫他趕著去辦，大約他滿月的時候，都可到了。」說著，便起身同了蘭姑，『親自來看紅雯。見紅雯倚在牀上，面如白紙一般，那額上的汗，津津

欲滴。

原來紅雯夜間與小儒在院落內談心，受了點風，又有平時的氣苦鬱結在心，適值產後身虛，即添了病症。起先倒不覺得，與洛珠、蘭姑兩人多說了幾句話，又不免傷悲，現在只覺一陣陣頭暈，兩眼昏黑，心內說不出那般難過。方夫人見紅雯如此形容，亦吃了一驚，忙問道：「你此刻覺得怎樣？」

紅雯聽得方夫人說話，勉強睜眼，氣短聲微的道：「又累太太來看我。此時心內實是難受，頭暈眼花，好似駕雲一般，只怕我是不能好的了。」說著，那牀內新生的哥兒，「哇」的哭了一聲。紅雯用手指著牀內道：「這是老爺的一點骨血，要求太太撫養成成人，我即死也瞑目。」紅雯說到此處，早哽咽不能出聲，那額上的汗益發多了。

方夫人聽說，亦甚酸心，忙忍住淚痕，反笑道：「好好的人，因何說出這些話來。一點點年紀，倒思前慮後的亂想，將來過到七八十歲，又怎麼呢？快別要呆氣，自己保重要緊。我已請老爺代你請下誥封，大約不日就到，從今你就是一位太太了。將來哥兒長大，再代你請一重封誥，你的後福長多著呢。不要胡思瞎想，把條小命兒送掉，那可犯不著。你靜養片時，自然就爽快了。」紅雯道：「蒙太太萬分恩典，至死不忘。我尚然好了，多叩幾個頭罷。」

現在蘭姑與房內的眾丫頭聽紅雯說得傷心，無不涕淚交流。紅雯又道：「太太請回房罷；別在這裡受這些污穢氣味，叫我分外不安。」方夫人亦恐紅雯過於勞神，遂道：「我少停再來看你。好孩子，你信著我的話，包你不錯。」便同蘭姑回轉自己房內。

卻好小儒回後，方夫人說知道才的光景。小儒忙到紅雯牀前，問長問短，吩咐今夜多派幾年老僕婦進來上宿，又在方夫人處撥過兩名大丫頭來伺候。此夜小儒即在蘭姑房中歇下。

次日，一早起身，將梁明喚進，叫他多帶銀兩，趕著進京去代紅雯請封。「須要早去早回，不可耽擱」。梁明應了下來，自去收拾起程。小儒又叫人去請了幾位有名醫家過來看視，均說：「產後身弱血少，兼之平昔鬱氣傷肝，恐難調治。刻下無礙，在彌月前後大要留神。」小儒聽了，分外愁煩。惟有多請名醫，遍求良藥而已。方夫人聞眾醫所說，亦甚驚心。

靜儀等人也過來詢問，總說紅雯的病十分危險，恰恰又在產後，恐難保命。洛珠道：「我看紅姨娘為人過於精明，各事不肯退後。依著他的性格兒，就要說到人前，做到人前，一點兒沒有隔礙，他才稱心呢。天下那裡有十足的事。大不過在人家做個偏房罷咧，頭一著即輸與人了。我每次勸他，口裡雖答應著我，心裡總不肯服輸。尚然有個長短，亦是他命命中注定。這也是做偏房的榜樣，叫人看著傷心。」洛珠說到此處，不禁眼眶兒一紅。人眾聽了，皆默然無語，不便答話。

蘭姑笑著走過來，與他打諢道：「你說紅妹妹過於精明，恐沒有大壽。我看你也算精明呢，你卻無災無難，貓狗兒似的。」

洛珠不待蘭姑說完，便笑著啐了一口道：「你好呀，枉口白舌的咒我。當著你家太太在此，是個見證。我若有點參差，你沒想活著罷。」蘭姑把舌頭一伸道：「我久仰姨太太的手段，敢在太歲頭上挖土麼？」便一逕去了，引得房內人眾都大笑起來。各自起身回後。

到了三朝，小儒替哥兒取名寶書，又僱了一名奶娘下來，勉強又請了幾天客。自此小儒每日請了醫家來，代紅雯診治，恨不能一藥即愈。無如服下藥去，如石投水。有時好幾日，有時歹幾日，鬧得合府人等日夜不安。甚至小儒到各處許願酬神，如染魔一般。王蘭等人怕小儒急成病症，百般的替他寬解。

恰值今日，相離紅雯滿月只有三天。梁明已從京中回來，援例請下五品封典。相巧日內紅雯的病減去幾分，日間亦可支撐著下牀，略為梳洗，和人說說話兒。人眾見了，稍為放心。梁明見小儒請過安，將公件送上。小儒道：「你很辛苦了，下去歇息著罷。」梁明又問了紅雯的病，方才退下。

小儒喜孜孜的捧了誥封，如飛的回後，先說知方夫人，隨即來至紅雯房內。見他正靠著妝台，叫一個大丫頭通頭。六兒在旁，逗著奶娘手內哥兒撲笑。紅雯那一種消瘦形容令人可憫，那裡還似以前的百媚千姣，只落了一張黃皮包著幾根瘦骨。

小儒走近前笑道：「恭喜你，請的誥封已回來了。我特地送來你看，你可別焦心罷。日前做的那些衣服，叫六兒檢點出來，後兒滿月是要穿的。再見王太太送你那串碧霞犀朝珠，倒很好的，就用他罷。」紅雯聽說誥封已回，不由心內一喜，兩頰微動，喘吁吁的道：「很費了你的心了，改日再謝。我今日也算這府中一個正經人了，縱然暫時即死，亦可無恨。」又回頭望了哥兒一眼道：「不意我生下你來，倒沾了你的光輝。若不是你，可別想今生抬得起頭。」說著，又不禁心酸淚下。小儒本意來討他個歡喜，不料紅雯反說出這番話來，心內又急又苦，呆瞪瞪的望著紅雯，一言不發。

正在沒開交處，見方夫人與靜儀人眾均進房來。小儒趁勢退出，一面走，一面歎氣道：「我看這個人是難得好起來了。隨便什麼東西到了面前，他總有一場氣苦。平時他最忌諱的，而今死字總不離口。所說的話，皆是少年人不宜之語。倘有長短，卻如何是好？」想著，不禁掉下淚來。信步亂走，忽然對面來了一人，彼此一撞，把小儒很嚇了一跳。抬頭見是五官，忙笑道：「沒有撞痛你罷！你怎麼也走到這裡來？」五官笑道：「你倒問得我奇怪，沒說你走的急促，撞了我，反問我走到這裡來？難道這個地方，只派你走麼？」小儒定睛一看，已至覽餘閣前，便笑了一笑。五官又覷到小儒臉上細望，小儒道：「你不認識我麼？」五官笑道：「我看你眼睛紅紅的，沒是被太太打了出來的。」小儒笑道：「放屁，多分你日日挨打，才知道人家甘苦。」五官卻明知紅雯病重，小儒又在那裡傷心，故意逗著他說笑的，又道：「我正來尋你同者香兩人。今早畫了一幅山水，甚為得意，請你們品評去，看有什麼毛病。」說著，扯了小儒往叢桂山莊去了。裡面方夫人，等在紅雯房內，閒話了半晌，亦各散去。

過了一日，正是紅雯彌月之期。先一天，內外即定下戲酒，遍請親友。是日張燈結綵，甚為熱鬧。紅雯亦早早抽身梳洗已畢，按品的穿戴起來，先向家神祠堂前行了禮，然後請靜儀人眾過來叩謝，又與方夫人行禮。忙了半會，早喘做一堆。洛珠即推他坐道：「姨太太歇息罷。可知你的病才好，就是禮數欠缺些，我們也不好怪你。」靜儀接口道：「可不是呢！昨晚我即同大姐姐說明，今兒可別要姨奶奶勞動，我們改一天再見禮罷。偏生他又東拜西拜的，這都是大姐姐不體恤他。」方夫人笑道：「我怎能叫他不行禮呢，你可錯怪了我。」

眾人再看紅雯，雖然瘦弱得可憐，今日穿戴起來，倒也穩稱一位宜人身分。此時紅雯喘已稍定，即道：「我病了將近一月，累得太太們逐日到我那裡看視。今兒難得好了，理當叩謝，怎生怕我勞動起來。」又見奶娘抱著哥兒出外，給人眾行禮。眾夫人均各有所贈，見哥兒打扮得粉團花簇似的，無不喜愛，皆爭著抱了玩耍。紅雯道：「奶娘可帶了哥兒去，別要撒下尿來，污了太太們衣服。」奶娘應答，過來抱著哥兒回後。

早有家丁們上來伺候擺席，又吩咐開鑼演戲。方夫人向紅雯道：「這裡有奶奶代你陪客，你別要聽著鑼鼓鬧得心內怪煩的。」蘭姑道：「好妹妹，你回房去罷，外邊總有我呢。你勞碌了一早，快去躺會兒歇息著。」紅雯亦不能久坐，起身與人眾告罪，又重托了蘭姑照應，方才回房。內外直鬧到更鼓方散。

小儒回到紅雯房中，見他早經卸了裝束，斜倚在牀上。小儒挨身坐下，問道：「你今兒覺得怎麼？連我好好的人，鬧了一天，頭目都有些滯滯的。」紅雯道：「我此時胸前微微疼痛，想是晚飯多吃了二口。今兒蒙太太的情，早間叫我回房來了，隨後我也沒有出去。若支撐到這時候，還了得麼？你也該乏了，早些去睡罷。明日早些過來，我有話和你說。」小儒又坐了半會，即仍回蘭姑房中歇息。

次早，尚未起身，見六兒忙忙的走入道：「老爺快點起來，姨奶奶不好得很，太太早已過去，叫我來請老爺。再吩咐外邊的人，請醫生去呢。」小儒聽說，嚇得一翻身坐起，胡亂扣了衣服，匆匆向外。蘭姑亦忙忙趕來，進了房見眾人都站在紅雯牀前問視。靜儀等人見小儒進來，全行退出，惟有餡珠被紅雯一手死死攥住不放，卻喘作一團，不能言語。好在洛珠昔日與小儒常見面的，縱不迴避無礙。小儒忙問是何原由？

方夫人道：「他下半夜忽然遍身發燒，汗流不止。天明竟暈了過去，六兒趕緊來通知，我們來的時候，才甦醒過來，又喘的不

能說話。你要快催他們去請醫生來，究竟有礙無礙。我看這光景，是不大很好呢。」小儒聞說，又見紅雯如此形容，不禁滔滔淚下；一急轉身出去，少頃，陪了醫生進來。方夫人連忙退出，洛珠也要走，低低的道：「醫生來了，我不便在此。少停我再來，知道你和我有話說呢。」紅雯點點頭，方鬆開了手。

洛珠只好避入牀後，早見小儒與醫家入內，診了脈，小儒仍陪了出去。洛珠復到牀前，問道：「你有何話說？」此時，方夫人等又進房來，見紅雯喘已稍定，未曾開口，先哽咽了一會，又叫奶娘將哥兒抱到面前道：「聶姨奶奶，我是不能好的了。只可憐寶書，甫經彌月，即要離娘。我沒有別的牽掛，只有哥兒這一條腸子，拋撇不下。要望姨奶奶念平昔待我甚好；我雖死後，總感激你。今兒當著太太在此，將哥兒過繼了聶姨奶奶，你只當多養了一個兒子，姑念他襁褓無娘，沒有收成的孩子。我也不怕太太和奶奶見怪的話，才滿月的孩子，怎麼累起太太來？奶奶有了森哥兒，又有府中事務，恐怕照應不到，所以才重托聶姨奶奶。」說著，即在枕上點了兩點頭，似作叩首之狀。

洛珠聽了，早經淚如雨下，顫微微的答道：「你只管放心，哥兒交代我就是了。現在滿房的人，總是見證。我若將你的哥兒，與我的兒子有兩般看待，日後即不逢好死。你快放開心，自家保養，那裡就會死呢！」方夫人與蘭姑，亦齊聲道：「我們總好好的看顧書哥兒，你盡管放心。前日那般病勢，吃兩帖藥也就好了，你可別要愁煩。」紅雯搖頭道：「此次非前番可比，總有神仙妙藥，也難醫我這不治之症。蒙老爺太太恩典，代我請下誥封，哥兒又好好的，我死也值得。」

正說著，小儒又進房來，對方夫人道：「適才眾醫家說，今兒來勢危險，大要仔細。總因身體太弱，氣血素虧，成了血暈。怕的日內總有變動，服藥無功。叫我將那件東西，……」小儒說到此處，掉頭望了紅雯一眼，不由傷心淚落，不忍再往下說。

紅雯即將重托洛珠照看哥兒的話，說知小儒道：「尚要望老爺念他無娘孩子，善為撫養成人。我在泉下，都要保佑你們的。」小儒此刻，滿腔的話不知從那裡說起。卻好洛珠見紅雯同別人說話，悄悄的走開。小儒走近榻前，握住紅雯雙手，惟有一哭而已。但見紅雯長長的歎了一聲，兩眼望上一翻，又暈寧過去。嚇得小儒連聲叫喚，方夫人與蘭姑也圍攏來看視。未知紅雯性命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